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三十九回 鐵球山喜燃花燭

卻說馬俊路逢鳳棲霞好不歡喜，只見四面來了許多人，馬俊想道：必是來擒我之人。便叫弟婦不要慌亂，又叫二名轎夫不要害怕，有俺在此，你且將轎抬到靠山窟之處。又看見先來的一名馬快，生得面短鬚長，肩臂皆闊，手提雙刀站在東首，那幾人身胖力單，人人手內務執器械。馬俊先見一般鄉民不足為意。後見這幾個人，略略有些驚慌，暗道：這幾人一定是來擒俺的了，怎奈弟婦在此，又怕失錯，罷罷，拚得這條性命，有何他慮。便把手帕繫了頭，腰間緊帶繫了一緊，手執寶劍，指東畫西，眼睜睜望著眾人，一心只防著身子遮架。不說馬俊在此受困。且說郝鸞等自馬俊下山之後，便領了眾英雄奔趕開封府而來。卻好今日來到此地，郝鸞、鮑剛等人正走在那高崗之上，遠遠望見一叢人在那裡，不知做何事喧嚷，便叫能幹嘍囉前去打探。不多時，急急忙忙跑來稟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一眾人不知為別事，卻是圍著馬爺，又靠著一乘轎子，小弟走去問那些鄉民，說那轎內坐的是鳳小姐。又說米府家將要拿馬爺呢！」郝鸞聽得此言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列位賢弟，事不宜遲，恐馬賢弟遭其毒手。」鮑剛、陳雷生平性急，拍馬前去，郝鸞道：「不要亂，為恐惹人取笑，我們不知兵法。」周龍道：「急急往救，不可遲緩。」郝鸞道：「眾位兄弟，打馬走著，聽我號令。」先叫鮑剛領五名嘍囉向正南方急奔，這等動手可敵賊子。

又叫陳雷領五名嘍囉向正東方按定，周龍正西方按定，曹雙正北方按定，又叫周順、王龍、張發、樊衝四人，往來四面圍定，各人聽令，打馬四散各方圍住。那一個大漢見郝鸞一馬當先而來，馬俊正在驚慌之際，猛然又見一伙人馬，誰想那是郝鸞、鮑剛人等，手執兵器殺奔而來。馬俊大喜，叫道：「好了，有了幫手了。」不覺英風陡發，氣高千丈，便大叫道：「列位賢弟，俺馬俊路見不平，要救受難之人，不覺競被奸黨棍攔阻俺的去路，請列位公言一二。」正南方鮑剛便來說道：「扶孤救難是好事，那個敢阻攔去路，若是多一嘴，一劍砍下他的這頭來。」

陳雷亦說道：「若是阻攔將刀殺這狗球養的。」郝鸞奔到面前說道：「朋友，要走就走，休來阻擋。你那邊叫周龍等賢弟們且護送轎子要緊，那個敢阻攔你？」那邊劉交叫道：「眾位此時還不下手拿馬俊，等待何時？恐怕留了無處找他。」只見劉交提了雙刀大叫道：「馬俊不要走，有俺活土地來拿你！」便舉雙刀來劈馬俊。馬俊提劍相迎，劉交自幼學的這跳法，馬俊因有此法，方才敵住，不分勝敗。那方盛王僧一齊來奔馬俊，鮑剛看見罵道：「你這狗頭要打攢盤。」便叫道：「大家上來打攢盤。」陳雷、曹雙一齊向前大殺一常那郝鸞手提一劍，把王僧揮為兩段。馬俊將劍執定，半空跳縱，劉交也縱跳起來，馬俊猛然一劍，劉交招架不住，眾人四方逃奔。郝鸞也跳起上前，方盛對敵不住，也就逃了。眾捕役見米府家將，都被殺傷，焉敢再敵，亦四散逃去了。郝鸞道：「賢弟等不必追趕，且保弟婦回山。」眾人道：「今日幸遇馬仁兄，救得孫佩賢弟並弟婦凶難，真天幸也。」馬俊道：「若不是列位仁兄相助，必遭毒手。」郝鸞道：「那時愚兄衝撞賢弟，賢弟不辭而去，我深恐賢弟有失，故同眾位兄弟前來接應，不想果有今日之事。米府家丁也被俺們殺得魂飛魄散，今又遇見孫家弟婦，真真萬幸。」

叫嘍囉抬著轎子，馬俊取出兩錠銀子，賞那轎夫去了。眾人方起身前去，竟奔鐵球山去了，不提。

且說劉交等人今日遇敵，各人帶傷受疼，又殺了王僧，俱氣忿不平，奔進城來說：「雷太爺放掉兇手，詐了雷太爺千金，方才罷休。」這也是雷太爺的盛德處不表。再表雷太爺親到臨軒鎮去檢驗莫上天家命案，又被搜出多少銀子，叫坊保買了棺木來盛殮，餘下的銀子，派散帶傷之人，太爺回衙，做詳文通詳上司咨部。且說劉交、方盛詐了雷太爺千金銀子，竟作路費起身進京，奔到米相公府上去了。那米相爺在京新請了一個軍師，名為百勝袒師，能呼風喚雨，又會定身罷符法，這米相爺好生歡喜。忽有劉交、方盛跪稟，將路上遇著馬俊郝鸞等交戰之事說了一遍。米相爺聽得此言心下躊躇，就著劉交、方盛四處訪尋好漢，不論僧道、響馬只要有本領，全都招來。

且說，鮑剛來到鳳府，由小童開了門，鮑剛走進來一看，見是小小三間廳房，二張金漆羅漢的椅子，四盞料絲方燈，正中擺一張小小沉香木幾，幾上擺著一個羊脂玉的牛，牛上伏著一個牧童，旁邊放著《春秋左傳》，一隻古銅磬鐘，上掛一幅二層合錦。鮑剛道：「晚生是開封府來的。」鳳林見鮑剛生得異相不是下等之人，便請到裡面分賓主坐下。茶畢問道：「不知貴駕到此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鮑剛是個真漢子，不會咬文嚼字，便答道：「晚生非為別事而來，只因那日在爭春園內，令兄與夫人、小姐在園內遊玩，偶遇米相爺公子米斌儀，亦往園內，看見小姐容貌。許多家丁打手搶劫小姐，遇了郝鸞，同俺打散米家眾人，俺二人保住了，令兄、令姪、令婿和小姐、夫人亦同回去了，那米家的打手，各自逃回去了。」鳳二爺問道：「兄是那裡人氏？因何與郝鸞在爭春園打散米家眾人？」

鮑剛道：「俺乃京都順天府人氏，姓鮑名剛，字子英，有個別號叫披頭大歲，小弟生來情性粗魯。那日街上有入地虎，叫做王命，父子叔姪兄弟九人，被俺打死五人，俺就逃到開封府，聞有個爭春園，弟偶然進去閒遊，聞店小二說，米家帶了一幫打手去園中搶人，俺報不平出手相助，另日孫佩令姪婿，請俺二人飲酒酬謝，又與俺同郝鸞結拜。不意米斌儀著石敢當，帶領多人打到孫家，被俺二人打死米家多人，米府報官，將孫佩拿去苦打成招，收入牢內，鳳竹太爺害怕，避凶，帶領宋香走，不期又被強盜搶去小姐。為此俺特來尋訪。」

且說郝鸞等護著轎子，保了鳳小姐上山而來，焦豹、鳳公，一眾人等，聽得各位回來，忙下山迎見。郝鸞等保著鳳小姐的轎子，一齊上山，都到聚義堂上，迎鳳小姐出轎拜謝那郝鸞、馬俊諸人等，然後到後面拜了父母等人，大家痛哭一場，哭罷之後，大家各訴離情之苦。是日大排筵宴，一來謝馬俊接鳳小姐，二來恭喜孫佩，眾人又問馬俊取劍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後由借宿莫家，如此如此，又把那麻督察院的夫人好意說了。又說：「若非夫人得眾小家丁，押著鳳小姐送與回家，我怎得就遇見了弟婦，此乃麻夫人浩大之恩。」也酒至數杯。郝鸞奉了馬俊等酒之後，便出席對鳳公打了一恭，說道：「小人有一言奉稟。」

鳳公站起身來道：「賢弟請坐，有話請說。」郝鸞道：「小姪昔在爭春園一會之後，至今無限苦楚，孫佩賢弟多虧了馬俊救出，今日棲霞妹子，又幸遇馬賢弟救了，都上山來，父母相會，夫妻完聚，真大幸也，欲請老伯伯早選擇良辰，以成洞房花燭之喜。」眾人一齊答道：「此言極妙。」鳳公道：「我一家深感馬兄再造之恩，一言難盡，尚且未曾報答萬一。」馬俊道：「何勞報答晚生，理當湊救。」眾人又向鳳公問道：「可允此事？」鳳公道：「我已有此念久矣。」眾人聽得允了，遂取曆書來看，選定七月初八日辰時，眾人無不歡喜。飲到更深方散。鳳公走到後面，將女兒成婚之事，說與夫人知道，夫人亦皆歡喜。次日，喚了成衣匠，下山料理裁做新衣。初一日到了初七日，張燈結綵，鼓樂齊鳴，殺豬宰羊，犒賞嘍囉，初八日，眾人道：「請新人上堂，參拜天地父母，再拜眾位仁兄。」看那鳳小姐身穿吉服，如神女臨凡，仍將八寶赤金鐲戴著。

且說這金鐲當初鳳小姐遇劫躲在廟內，遇見莫上天領他家去，小姐說明身世，莫上天就起不良之心，拐他去賣，只說送他回家沒有盤纏，鳳小姐將此鐲讓他去當。不料他當的人家有一個僱工小廝不成人，尋機將衣服首飾及金鐲，拐而逃之。走這鐵球山下過，遇見山上頭目嘍囉截住打死，將衣服鐲子拿上山來，報了大王鳳公。孫佩認得存在鳳公處，所以今日鳳小姐與孫佩成婚又將這鐲戴在手上。這日聚義廳大開東閣，飲至更深，送孫佩與鳳小姐合盞交杯，一眾人等歡歡喜喜出房去了。

這孫佩與鳳小姐已完了周公之禮。到了次日，孫佩拜了岳父岳母，與眾位仁兄。過了數日，郝鸞對眾人說道：「愚兄昨夜得了一夢，不知吉凶如何？」孫佩道：「仁兄夜得何夢？」郝鸞道：「正交三更時候，見柳緒身披大紅，如同狀元一般，望著我笑之不止。然正笑時，又見常讓身穿破衣，後面蓬頭赤足，站在愚兄面前哭而求救，正要問他為著何事，只見來了一隻大虎，竟把常讓一口吞去，我正欲救他之時，正南上來了一隻金獅大豹，捕那大蟲，一扒救下常讓，那大豹一聲吼叫，就把愚兄驚驚了來，是一場大夢，不知此夢凶吉如何？」孫佩想了一想，回道：「據小弟詳來，柳緒披著花對著仁兄大笑，是個摶象，所以反作花紅。那常讓蓬

頭垢面，望著哭而求救，依反理說是歡喜了。且東方甲乙木，木來剋火，心哭之相。那只大蟲是惟那害柳緒之人，幸得那只大豹打來，大豹不姓花就姓馬，依小弟說來，那柳緒定然受害，常讓定然得其大志。」郝鸞道：「賢弟詳的不差，我想著當初在杭州結義之時，原因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今日我們共樂此山，只少常柳二人，這是愚兄一件心事，即不作夢，我也久有此心了。怎能有個奇人，連夜進京探個消息，我方能放心。」鮑剛道：「小弟願去。」郝鸞道：「小弟去不得。」鮑剛道：「仁兄何以就言小弟去不得。」郝鸞道：「賢弟昔日性情莽撞，做不得細事。」鮑剛有些不悅，只聽得有一個人叫道：「除了玉蝴蝶誰人敢去？」郝鸞搖手道：「更去不得。」「你去進京？」費進問：「你有大罪在身，如何去得？」馬俊道：「仁兄若是別的，小弟還可，你若論米賊，小弟偏要去，說孫賢弟詳夢要一個姓馬的，小弟又姓馬有何慮哉？我一定明日起身。」卻說郝鸞等苦勸不住，只得備酒餞行。

次日，眾人送馬俊下山，獨自一人進京，探聽常柳二人信息，不知凶吉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